

浅议宋代花鸟画

陈洪娟 杨潇逸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宋代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的成熟发展期,不论是院体花鸟或文人花鸟在宋代均得到极大发展。宋代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使文化得到极大解放,官方对于艺术的推崇使花鸟画在宋代得到极高重视,产生了大量享誉后世的宋代花鸟画精品。宋代也是思想极大解放的转折时代,宋代理学的发展以及“逸品论”的变化分别助力了院体花鸟与文人花鸟的高度成熟,使花鸟画在宋代达到巅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院体花鸟画;文人花鸟画;社会思潮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9.907

一、宋代花鸟画发展概况

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花鸟画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纹样上出现了最早的动植物纹样。商周时期青铜艺术发展高度成熟,工匠们将花鸟题材融入青铜作品,出现了不少动植物装饰纹样,仅作装饰用途。战国时期帛画盛行,动植物题材作为背景出现在人物画中,如《人物御龙帛画》中,龙被刻画成舟形,整体动势十足,栩栩如生。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依旧作为背景存在于人物画中,未独立成科,但是此时美学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对于动植物题材绘画得到了进一步讨论,顾恺之在《魏晋名流画赞》中提到:“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¹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描绘大量动植物作为背景,用以渲染浪漫凄婉的氛围,较早期动植物形象,此时画家们开始赋予个人情感于此题材。魏晋时期佛教艺术空前发展,佛教艺术需要刻画莲花等动植物作为装饰纹样,这对于花鸟画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花鸟画发展至唐代迎来巨大变革,唐代国力强盛,艺术市场愈加繁荣。花鸟画在唐代独立成科,唐代朱景玄《国朝名画录》里最早将花鸟单独分科,当时花鸟画主要是为上流贵族服务,涌现出大量花鸟画家,最为著名的当属边鸾,其作品以工笔为主,设色富丽,笔法精细,明人评价其花鸟画:“边鸾花鸟昆虫,花若迎风袅娜作态,虫凝吸露飞舞翩然,草之偃亚风动,逼似天成。”²五代时期,花鸟画界出现了著名的“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二人分别代表两种花鸟画风,黄荃代表的皇家富丽风格,徐熙则是以“落墨”为主的清逸画风。二者在当时影响极大,进而直接影响到宋代花鸟画的发展。

宋代花鸟画乃我国花鸟画高度成熟时期,宋代画论家郭若虚曾对宋代花鸟画谈到:“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今。”³此番话从侧面印证了宋代花鸟画发展高度成熟,创作水准超越前代。宋代花鸟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翰林图画院为代表的皇家精细写实风格,一类以民间文人为代表的大写意风格。翰林图画院由官方主持建立,主要为宫廷贵族服务,甚至带有一丝政治色彩,院体花鸟主要用于贵族欣赏把玩,粉饰太平的用途,画风继承了五代时期黄荃的富贵细腻风格,以精密刻画著称,主要以观察动植物本来面貌为创作基础,还原动植物本真,郭若虚曾云:“画花果草木,自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咸有出土本性。”⁴从此番话亦可看出当时对于客观描

绘动植物的重视,高度写实,以工笔为创作媒介,代表画家有赵昌等。赵昌,曾有外号“写生赵昌”之称,他曾在清晨露珠未干时观察植物的变化,观察完毕后当场调色作画创作,《宣和画谱》对赵昌称赞道:“昌之作。则不特去其形似,直与花传神者也。”⁵赵昌高超的写生技法对于宋代画院以至后世均有极大影响。文人花鸟以文同等人为代表,文同喜画墨竹,苏轼曾写《文与可画筍谷偃竹记》赞道:故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此番话也是“胸有成竹”一词由来,文同画竹乃直抒胸臆所作,心中有竹,不拘泥于客观物体,只用墨色描绘,草草几笔,聊以自娱。宋代文人花鸟与院体花鸟并存发展,文人花鸟为寄性抒情所作,重点在于抒发个人情绪,而院体花鸟则致力于再现客观事实,精准描绘物体细节,二者共同促进了宋代花鸟画的成熟发展。

二、宋代社会对花鸟画发展的推动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吸取了前朝“安史之乱”的经验,将军权兵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抑制武官的发展,重用文官,由此也奠定了宋代整体社会崇文抑武的社会风气。文化在当时得到巨大飞跃,诗歌,绘画,文学等等得到进一步发展,也推动了花鸟画的成熟。宋徽宗赵佶偏爱丹青,他对宋代花鸟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最高统治者,赵佶亲自进行艺术创作,创作大量工笔花鸟画作品,其作品生动传神,艺术造诣极高,邓椿曾对其花鸟画赞道:“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凤之态。”⁶宋徽宗曾主持举办宣和画院、编撰《宣和画谱》,统治者对于绘画的偏爱也带动了文化发展的偏向,对于画家们来说无疑是大好机会,画家地位日益提高,也侧面带动了花鸟画进一步发展。宋代重视科举制度,通过科举选拔文官,故而宋代社会重文风气日渐高涨,且宋徽宗对于绘画高度重视与热爱,甚至将绘画纳入科举,成立专门画学,邓椿道:“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⁷可以得知宋代画学已经具备成熟完备的考试制度,院体花鸟画也由此发展愈加成熟,官方对于花鸟画题材的重视自然影响到民间文人,文人们也喜爱采用花鸟题材作品用来聊以自娱,抒发心中所感。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著名四大发明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从名作《清明上河图》中也可以看出宋代经济社会的繁盛之态,《东京梦华录》也曾载到:“穀之下,太平日久,人

物繁阜。”可以窥见宋代都城汴梁的繁荣景象。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富足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绘画的变革，宋代花鸟画故在此社会背景下发展成熟。

三、宋代理学对院体花鸟的影响

宋代文化集大成者便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宋代理学学派众多，对于院体花鸟来说，“程朱理学”的观点为其提供思想基础，宋初，理学鼻祖，北宋五子之一周敦颐对于理学提出最早看法：“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⁸认为太极是世界本源，事物是围绕太极而存在消亡，这也为理学在宋代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程颐程颢两兄弟在周敦颐的基础之上提出新的看法：“天、地、人只一道也。”⁹《梦溪笔谈》里记载一段对话更能解释这一观点：“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¹⁰这里提到的“道理”即二程提出的“一道”的概念，天地万物都是以“道理”为本，朱熹提出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一道”进行深入探讨，提倡要尊重“天理”，遵循事物本来的道理，克制人的欲望。遵循“天理”，统治者利用这一观点用以控制人们思想，“天理”即伦理纲常，即遵循统治者所规定的道理。但在艺术上，“天理”可以理解为遵循客观事物的本真进行艺术创作，真实再现客体。宋代院体花鸟画具有高度写实性，注重写生，作画以高度写实并真实反映所绘动植物自然形态为最高标准。理学的流行对于宋徽宗的艺术观也带来了一定影响，宋徽宗对于写实更是追求到极致，《画继》中记载两段宋徽宗论花鸟画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宋徽宗的写实精神，一日宋徽宗看完画院画师们交上来的稿子后叹道画师们对于孔雀登高均描绘错误，画师们不解，宋徽宗答道：“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脚。”画师们再去观察孔雀登高，果真如此。另日，徽宗另画师们作壁画，对于其中一幅普通的月季花赞叹不已，因此画作者绘出月季不同师姐的变化之态。不论是孔雀登高还是月季变化，可以看出徽宗对于花鸟画的准则，即真实再现，高度写实。宋徽宗的准则影响着院体花鸟的创作，要求画师们深入自然，遵循动植物的本来面貌，崇尚自然，更要贴近自然，探析动植物本来的规律从而真实再现在画面之上。

四、宋代画论对文人花鸟的影响

宋代文化方面呈现爆发式发展，陈寅恪先生对于宋代文化曾赞叹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¹¹宋代对于文化的兼容并包使画论方面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最为典型的便是黄休复对于“逸品论”的观点。“逸品”最早见于唐代画论家朱景玄，在其著作《国朝名画录》中所提到，朱景玄在此书中将唐以前的绘画进行品评划分等级，他将标准分为“神、妙、能、逸”四种，在“神、妙、能”三品之中又分为上中下三品，但是朱景玄对于逸品画家并无贬低之意，而是将“绘画不拘常法”的三名画家归为“逸品”。三名画家分别为王墨、李灵省、张志和。朱景玄在谈到三位画家

时说道：“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之有也，故书之。”三名画家均是“一点一抹便得其象”“性疏野”“不拘品格”之辈，朱景玄在评论逸品画家时均提到了三人性格，都是随心所欲的傲然之态，善饮酒，作画不拘于再现客体，而是以追求本心为主，作画草草数笔却又神形兼备。朱景玄的品评标准发展至宋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宋代画论家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里将朱景玄提出的“神、妙、能、逸”四种品评标准变为“逸、神、妙、能”，首次将“逸品”提升至绘画品评的首位，在画史上意义重大。黄休复对于“逸品”说道：“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黄休复推崇“逸品”，摒弃精描色彩，而追求减淡笔墨，笔简形具，画面不需要写实描绘，而是要抓住所绘之物的神韵，三两笔墨便可达意，笔墨简练，强调神似。“逸品”论的变化也反映出宋代文人们对于艺术的深层追求，文人画家们开始从写实转向写意，开始注重精神世界与内心世界的感情如何传达于画面之上。文人花鸟画不免受到此思潮的影响，宋代文人花鸟画家众多，以苏轼为代表，苏轼对于宋代文人画的发展贡献极大，曾提出许多文人画创作的理论：“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¹²苏轼在其花鸟画艺术创作中也体现出“尚意”的美学观，例如《古木怪石图》中，苏轼纯用笔墨描绘，画中一怪石，石头下方压着一枝挣扎生长的枯木，此外别无他物，画中枯木石头并未精细描绘，而是以大写意笔法绘之，笔法自然，墨色减淡，苏轼将内心的苦闷情怀转移到这枯木怪石之上，使观者能与之共情。宋代文人花鸟画家偏爱此类题材，梅兰竹菊等等植物被他们赋予不同象征，宋朝遗民郑思肖曾爱作无根兰，用以痛诉对故国的思念。文人花鸟画的兴起使花鸟画迎来巨大改变，文人花鸟总体风格清逸淡雅，摆脱形似转而直指内心情感流露，“尚意”是文人花鸟的核心。

结语

宋代是花鸟画的顶峰时期，院体花鸟画的精丽画风与文人花鸟画的尚意画风在宋代双向发展成熟，宋代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让文化焕发生机，宋明理学引领社会思潮总体方向，为官方院体花鸟画提供理论基础，而宋代“逸品”论的风靡在民间推动着文人花鸟画的成熟发展，宋代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花鸟画迸发生机，在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后世花鸟画的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创作基础与理论基础，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 [1] 李德，《历代题画诗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2] 邓广铭，《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3]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4] 《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